

汉语词汇的“借用”和“移用”及其深层社会意义

汤志祥

tangzx01@163.com

0、导言

众所周知，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共生”、“共存”和“共变”的。在人类的语言生活中，语言一直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未停止过演进的步伐。但就其发展、变化的速度、幅度和规模而言，在语言的四大构成要素中，语言的历时变化往往以语法的变化为最慢和最小，语音次之，而语汇和语义则是最快和最大的。

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整个中国社会在过去的二十年处在急速发展演进之中。而作为反映这样的时代巨变的语言，尤其是它的语汇系统，也自然相应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这个时期汉语语汇系统的变化，一是反映在新词、新语、新义不断地大量涌现上；二是反映在某些词语的不断地大量被“借用”和“移用”上。本文下面将着重描述汉语词语在语言表层上被“借用”和“移用”的现象，再进而阐述这种语用变化在语言学上和社会学上的深层意义。

1、汉语词汇的“借用”现象

所谓汉语词汇“借用”指的是：汉语普通话在这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借用了不少原来本身没有的词语。那些词语按其来源分可以分为：1、其他民族语言的词语 — 外来词语（例如，英语和日语的词语），2、其他汉语地区的词语 — 区域词语（例如，香港和台湾的词语），3、其他强势的汉语地域分支的词语 — 方言词语（例如，北方、广州和上海等方言）的词语等¹。

1.1 借用外来词语

现代汉语一贯有吸取外来词语的传统，这个时期也不例外，但这二十多年来所借用的外来词语的显著特点是：1、多半儿是英语词语，少量是日语词语。2、借自英语的外来词语以“音译词”、“字母词”以及“字母 + 意译”词或者“纯意译词”为多，而日语词的引用上则以形借词为多。

报刊杂志上常见的借自英语和日语的外来词语有²：（按音序排列，后同）

¹ 参见拙文“汉语新词语和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主办，2002年第二期。

² 本文所例举的词语均由作者自己从报章杂志以及书籍上收集而来。

1. 英语借词

(1) **音译词**：完全用汉字标注英语读音而书写出来的外来词语。例如：

艾滋、比基尼、迪士科、丁克、厄尔尼诺、黑客、克力架、克隆、马赛克、酷、麦当劳、迷你、欧佩克、曲奇、桑那（拿）、托福、微软、伟哥、嬉皮士、销品、秀、雅皮士、雅思、伊妹儿；

(2) **字母词**：完全用英语的缩写字母书写出来的词语。例如：

ABC APEC ATM BIG5 BBS BMW CCTV CD CIA CIH CNN CPU CT DIY DJ
DNA DVD EQ E-MAIL FBI FAX GDP GPT HI-FI HIV IBM ICQ IQ KBG
KTV LD MBA MD MIDI MODEM MP3 MTV NASDAQ NMD PR RAM TMD UFO
VCD VCR VIP WC WPS WTO WWW ZIP .COM;

(3) **字母 + 意译词语**：用英语字母加上汉语语素凑合出来的词语。例如：

AA制、AB卷、A盘、BP机、B超、CALL机、D版、E时代、G点、H股、IC卡、IP电话、IT人才、K金、PC电脑、SIM卡、SOHO族、T型台、V领衫、XO酱；

(4) **纯意译词**：用汉语语素来表述外来概念的词语。例如：

蹦极跳、白领、病毒、菜单、超级市场、代沟、飞碟、工作日、快餐、蓝领、猫步、千年虫、情人节、全天候、热狗、热线、任意球、软件、深蓝、圣城、视窗、试管婴儿、特快专递、甜心、同居、性骚扰、硬件、愚人节、自由港、自助餐；

2. 日语借词

由于日语也使用汉字，汉语一般能直接从日语中把词语借用过来。这些日语借词只借词形，不借词音。这类借词可以称之为“形借词”。而其汉语和日语词语的词义大都不完全相通。例如：

刺身、放送、空港、料理³、人气、寿司、特卖、物语、写真⁴、一族、特卖场、慰安妇、新干线、一级棒⁵、新新人类。

1.2 借用“区域词语”⁶

这个时期的普通话也借用了一大批原来主要用于香港、台湾地区的所谓“区域词语”。

³ 意思是：菜肴、风味儿。

⁴ “写真”原为中文词，意思是“画人像”、“画的人像”或者是“对事物的如实描绘”。而在日语中一个意思为“照片”，现在又把此语义借入。

⁵ 此语是日语“一番”（最）的音译。

⁶ 参见拙著《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第四、五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上海。

其中“香港区域词语”也可以叫做“香港词语”。那是一些由香港人创造，主要用于描述香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词语；而“台湾区域词语”也可以叫做“台湾词语”。那是一些由台湾人创造，主要用于描述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词语。

普通话里比较常见的属于香港和台湾“区域词语”主要有：

- 1、**香港词语：**按揭、爆棚、曝光、冰毒、布艺、诚聘、大碟、封镜、得主、房车、非礼、峰会、封镜、高企、搞笑、个案、个唱、供楼、豪宅、家政、洁具、减肥、金页、警队、警花、警署、楼花、另类、卖点、面膜、咪表、楼盘、赛季、赛事、三围、色狼、蛇头、首富、述职、投诉、外援、伟哥、物业、西片、洗钱、心仪、雪碧、原装、义工、业主、走光、职场、置业、必杀技、大班椅、巨无霸、大哥大、狗仔队、精品屋、警匪片、面巾纸、手动波、收款机、收银台、全接触、全攻略、透明度、影碟机、摇头丸、自动波、白金唱片、黑箱作业、猎头公司、弱势团体、完全手册、业内人士、自动柜员机；
- 2、**台湾词语：**爽、编程、比拚、飚车、层面、打拼、封杀、负面、共识、关爱、回应、互动、酷毙、辣妹、理念、期盼、强暴、亲子、取向、认同、弱智、诉求、瘦身、帅哥、双赢、锁定、凸显、哇塞、新锐、性爱、修宪、秀场、研判、整合、主打、主因、资讯、作秀、做爱、作（做）秀、程序员、卯足劲、平常心、随身听；脱口秀、威而钢、演艺圈、主打歌、夕阳工业、心路历程、有氧运动。

1.3 借用方言词语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以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及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全国处于超强的地位，这些城市的城市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都比以往大大增强了。再加之旅游业的发展以及本土文化的意识（乡土味儿）的日渐提高，这三大城市里所流行的某些方言词语，或者比较频繁地出现在电视、电影以及报刊杂志上，或者流行于各地市井街巷以及大众闲谈之中，使得时下的普通话里出现了不少这些方言的某些词语。

以下摘录一些普通话里比较常见或者影响比较大的方言词语：

- 1、**北京话词语：**北京话是方言，正因为和普通话相当接近，而且在使用普通话的中心地区，一般北京话的词语，尤其是口语此语，很容易进入普通话词语之中。譬如：

瓷、侃、牛⁷、铁、膀爷、蹦迪、吃请、打的、的哥、的姐、迪厅、侃爷、款爷、老美、老外、没戏、没辙、面的、盘儿、套瓷、托儿、腕儿、瞎掰、小密、小面、砸锅、栽了、真逗、摆谱儿、板儿爷、傍大款、倍儿棒、吃皇粮、打白条、大款儿、大甩卖、大腕儿、倒爷儿、跌份儿、动真格、加塞儿、较真儿、侃大山、

⁷ 形容词，意思是“得志；顺利；张扬”。例如：“这只股票最近牛得很。”

练摊儿、猫腻儿、铁哥儿、筒子楼、小姐儿、星哥儿、星姐儿、穴头儿、头头脑脑；

- 2、**广州话词语：** 珠江三角洲得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八十年代开始粤语词语就挟着经济大潮大量“北上”。尤其是由于香港电影、电视作品以及粤语流行歌曲的推波助澜，一度使得不少粤语词语和港台词语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整个八十年代“普通话南下”和“粤语北上”⁸曾经是一股强劲的社会潮流。

现在常见的还活跃在普通话里的广州话词语有：

包⁹、煲、爆¹⁰、惨、炒¹¹、碟、劲、靚、八卦、吧女、扮靚、叉烧、冲凉、磁碟、打碟、打工、打理、发达¹²、发廊、发烧、富婆、搞掂、搞笑、光碟、花心、火牛¹³、家私、靚女、老公、买（埋）单、猛男、奶昔、牛仔、拍拖、惹火¹⁴、入伙¹⁵、入围、生猛、死机、饮茶、影楼、扎啤、百分百、摆乌龙、炒鱿鱼、吃软饭、打工妹、打工仔、大排档、电饭煲、发烧友、分分钟、见光死、牛仔裤、缩水楼、写字楼、朱古力、人见人爱、生猛海鲜；

- 3、**上海话词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上海进入了历史性的新发展时期，上海迸发出来的干劲以及日新月异的变化引得世人瞩目，上海话对普通话的影响也日渐增大了。以下是见于报刊杂志的上海话词语：

阿混、摆平、档次、动迁、饭局、搞定、跟进、基价、借桃、拍板、派对、批租、敲定、烧香、师傅、套牢、温吞、总价、做大、大呼笼、捣浆糊。

2、汉语词汇的“移用”现象¹⁶

所谓汉语词语的“移用”现象指的是：很多旧有的词语从一个惯用的领域被移用到其他不同的领域上去。根据观察和记录，这个时期汉语词语“移用”的主要的方向是：1、非通用词汇层的词语移用到通用词汇层；2、各个非通用词汇层的词语互相移用；3、不同词汇层的词语互相移用。

2.1 非通用词汇层的词语移用到通用词汇层

⁸ 参见“普通话‘南下’和粤方言‘北上’”，詹伯慧著，《语文建设通讯（香港）》，1993年3月第39期。

⁹ 动词，意思是“供养并占有异性”。例如：“包二奶”。

¹⁰ 动词，意思是“揭露”。例如：“爆出丑闻”。

¹¹ 动词，意思是“通过倒卖以求获利”。例如：“炒股票”。

¹² 动词，意思是“发财”。例如：“他现在发达了”。

¹³ 名词，意思是“稳压器”。

¹⁴ 形容词，意思是“异常性感，有诱惑力”。例如：“她的身材很惹火”。

¹⁵ 动词，意思是“迁入新居”。例如：“这座大楼铁定三月份入伙。”

¹⁶ 参见拙文《当代汉语词汇的“移用”现象及其对词汇系统的影响》，第四届汉语词汇学研讨会论文，2002年4月，石家庄。

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词语移用潮。主要是把某些非通用的词汇层的词汇移用于通用的词汇层。即有一部分原来属于一般词汇中的社会行业语或者惯用语的词语移用到通用语言之中。通过这样的移用，被移用的词语的语义的新增义的外延往往比原有的词义扩大了或者转移了。即这些词语的语义增加了了“泛指义”或者“另指义”。

据观察，这一部分常常被移用的领域相对集中在科技、经济和体育的词汇层。譬如：

1、科技领域的词语

曝光、并轨、充电、触电、出血、淡化、低谷、点击、定格、定位、短路、发电、发烧、反差、放电、放血、分流、孵化、负面、工程、挂号、硅谷、换血、回炉、焦点、接轨、接口、界面、井喷、聚焦、扩容、立升、流产、盲点、内存、内功、脑库、平台、启动、切换、软件、输血、效应、遥控、硬件、硬伤、转轨、转型、置换、安乐死、肠梗阻、动手术、红眼病、冷处理、全方位、热处理、近亲繁殖，等等；

2、经济领域的词语

包装、保值、崩盘、贬值、大户、复盘、解套、开盘、看跌、看好、看涨、利好、牛市、盘整、飘红、上浮、收盘、套牢、熊市、基本面、绩优股、垃圾股、潜力股、强势股、小金库、原始股、高开低走，等等；

3、体育领域的词语

冲浪、出线、触网、到位、黑马、红牌、黄牌、金牌、潜水、赢面、越位、擦边球、定位球、短平快、二传手、接力赛、空手道、马拉松、起跑线、抢逼围、抢跑道、时间差、踢皮球、打太极拳，等等。

2.2 通用词汇层的词语移用到非通用词汇层

反过来，也有通用词汇层的词语移用到非通用词汇层，即有一部分原来属于一般词汇中通用语言的词语移用作社会行业语或者惯用语。通过这样的移用，被移用的词语的新增加的语义部分的外延往往比原有的词义缩小了了或者转移了。即这些词语的义项增加了了“专指义”或者“另指义”。例如：

爆、炒、练、宰、宝贝¹⁷、煲粥¹⁸、部落、菜单、吃药¹⁹、出台、窗口、大鳄²⁰、升温、龙头、发牌²¹、发烧、回流、红娘、教父、恐龙²²、联姻、漫游、瓶颈、泡沫、起飞、枪毙、

¹⁷ 名词，意思是“漂亮姑娘所担当的形象代表”。例如：“足球宝贝”。

¹⁸ 动词，意思是“长时间打电话”。例如：“不要在电话里煲粥。”

¹⁹ 动词，意思是“用手段使别人受控制”。例如：“人家让他吃了药。”

²⁰ 名词，意思是“兴风作浪，能量巨大的坏家伙”。例如：“金融大鳄”。

²¹ 动词，意思是“进行平均分配”。例如：“大家等公司明天发牌。”

²² 名词，意思是“丑陋的女性”。例如：“她简直是条恐龙”。

追捧、青蛙²³、倾斜、烧香²⁴、拉动、同志²⁵、投入、推出、下海、下课、修理、原装、撞车、主流、滋润、另类、小康、脱钩、条块、巨无霸、换频道、牵线搭桥，等等。

2.3 不同词汇层的词语互相移用

也有的词语原来属于不同的应用领域，或者说是不同的词汇层。通过移用它们被人们从一个传统的惯用的词汇层移用于另一个新的词汇层。通过这样的移用，被移用的词语的新增加的语义部分的内涵往往比原来的义项相比是“转化”了，即新增了“另指义”。例如：“抢滩、杀手²⁶、套餐、赢面、主打、主力、换频道、蛋白质²⁷、二进宫²⁸、新生代”等等，都是突出的例证。

比较突出的经常移用其他词汇层面的词语的领域是近年来发展非常快的经济证券行业。这个行业可能是因为表达上的急需，常常主动地积极地移用原来不属于这个方面的其他各语域的词语。譬如：“板块、飙升、操作、抄底、冲高、出局、打压、反弹、概念、黑马、回落、加盟、解读、介入、经典、聚焦、拉升、飘红、启动、谴责、切换、扫描、提速、题材、透视、演绎、业绩、震荡、指数、重组、新登场、一片红”等等。

3、词汇“借用”和“移用”现象的深层意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汉语词语的“借用”和“移用”现象，无论在口语还是在书面语中都是非常活跃和频繁的。应该说，这种现象在汉语史上比较罕见，很值得注意。因此深入地研究和探讨这种现象也就明显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可以从语言学上看到，也可以从社会学上看到。

3.1 语言学上的意义和价值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汉语词语的“借用”和“移用”现象在词汇系统层面至少具有以下三层意义：

1、外部的语言接触：汉语和英语的关系更为密切

汉语是世界上代表着东方文明的一种重要语言之一。在汉语的发展史上，汉语曾经经历过三次比较重要的吸取外来词的高潮。第一次是长达七百年的汉唐时期(公元前 203 年- 907 年)的古代汉语阶段。由于“通西域”和“求佛经”的需要²⁹，汉语和中亚各国以及印度的语言有了接触。产生过第一次“借入”印欧语言中的印度语以及中亚某些阿尔泰语言的一批

²³ 名词，意思是“丑陋的男性”。

²⁴ 动词，意思是“送点财物为特定的目的铺路”。例如：“你应该去烧烧香了。”

²⁵ 名词，意思是“同性恋”。

²⁶ 名词，意思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例如：“他是少女杀手。”

²⁷ 俗语，意思是“笨蛋 + 白痴 + 神经质”。

²⁸ 俗语，意思是“第二次被送进公安局”。

²⁹ 参见《社会语言学》陈 原著，商务印书馆，2000 年 6 月，北京。

词语的高潮。第二次则主要是从“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7年）的近代汉语阶段。期间大约七十年左右，由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造成了汉语和西方印欧语言，特别是英语、法语、葡语、西语的接触。汉语又由此借入了大批的现代汉语称之为“借词”的外族词语（主要是英语的）。第三次当是二十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汉语阶段。随着一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负笈东瀛求学，一批“日译西方概念词语”，或者称之为“回归词语”的借词由此而进入了汉语的词典，这是中文与日文的接触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一次则可以叫做当代汉语阶段的第四次汉语和外族语言的大规模接触。而这次语言接触留给汉语的是一大批主要是英语词语的借词。

改革开放造成了东西方文化和语言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的大规模接触和交流。汉语通过吸收现代英语的一些词语极大地丰富了本身的表现力。这种吸收不仅在空间上拉近了东西方语言的距离，而且在时间上拉近了中国固有文化和世界通行文化的距离。而汉语和英语的关系也因此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密切。尤其是这次借用外来词语的方式主要是用“音译词”的方法直接借用英语词语。这种吸取方式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了在现在社会环境里汉语吸取英语词语的高速度和高频度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让汉语借词从语感上直接体现了中英文之间的紧密程度。当然这样的方式更是使汉语的借词更为国际化和通用化。

2. 内部的语言接触：普通话和各方言的关系更为互动。

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是民族共同语和地域方言的关系，是高层语言和低层语言的关系，是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的关系。

纵观汉语的发展轨迹，在代表中华文化发祥地的中原地区就一直存在着统领各地方言的共同语。这种共同语在商周年代叫着“雅言”，在汉唐时期叫做“凡语”和“通语”，在明清时代称之为“官话”，在民国期间叫做“国语”，而今天则名为人所共知的“普通话”。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是“超方言”的，是汉语的高层次语言。再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这半个世纪的发展情况看，由于中国政府的大力提倡和竭力推行，普通话已经极大地影响各地的方言，而各地的方言也正不断地迅速地向着普通话靠拢。

然而从改革开放开始，率先富裕的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在经济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生活中也出现了崭新的文化形态。而反映这些时代新貌的不少词语，通过流行于这两个流域的两大强势方言——粤语³⁰和吴语，在不同程度上为普通话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语料素养。当代普通话有选择地，有步骤地吸取了一些方言词语既体现了现代普通话和方言的相互密切的联系，也反映出普通话和各方言的互相促进，互相交融的关系正在发展。

3、汉语的词汇和语义系统都有了显著的变化

这个时期的汉语词汇大量借用英语词语使得汉语的词汇系统产生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

³⁰ 参见拙文“论20世纪末粤语对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深大学学报》2000年第二期。

借词的方向相对固定，主要语源已经是“准世界语”——英语。这也就凸现出当代对能汉语产生的影响的语言只有英语了；二是“音译词”方式已经成为汉语借用其他民族语言的词语的主流；三是汉语音译词在数量上大大增加了。

这个时期普通话大量借用港台词语和方言词语也使汉语词汇系统产生了四方面变化：

1、普通话词语的外延已经从原来主要代表中国大陆，逐渐向包涵整个华语全部区域的方向发展，即普通话开始迈向具备代表整个“华语”的资格；2、普通话词汇反映社会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内涵大大增加了，也就是普通话词汇的现代性和时代感大大提高了；3、普通话中来自的方言的词汇得到了充实和更新，但迫切需要进行规范；4、普通话词汇的量无疑比过去增加了许多。

而汉语词汇的移用则从另一个方面引起了词汇和语义系统的显著变化。一是，大批非通用词汇层的词语进入通用词汇层，从而增加了通用词语的代表性和文化层次，即汉语词汇系统具有了“科学术语通用化”的变化趋势；二是一大批被移用的词语的语义已经广泛地发生义项增加的现象。而“比喻用法”引起“比喻义”的增加，更使得汉语词汇和语义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语义的形象性并增添了某些色彩。

3.2 社会学和文化学上的意义和价值

语言是一个“载体”。语言所承载的是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全部文化和精神。因此从语言和社会以及文化关系的角度来看，汉语词语的“借用”和“移用”现象对中国社会在社会和文化学层面至少具有以下三层意义：

1、语言生活的开放是社会开放的表征之一

承前所述，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史上汉语经历过三次借用外来词语的高潮。外来词语是外族文化的“使者”。无可置疑的是：每一次外来词语的吸收都是外族文化给汉族文化送来不同社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价值观。而外来词语的到来一直和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否以及开放的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不管这种开放是主动地还是被动的，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是愉快的还是痛苦的。

而当代汉语的这次大规模吸取英语借词，就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及开放程度的“标尺”和直接结果之一。如果中国社会还是闭关自守，还是固步自封，还是妄自菲薄，还是自认为中国文化是“老子天下第一”，那就一定不会有中外文化的交流，就没有中外语言的接触，就不会有众多的外语借词的借入。反之，只要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只有我们愿意虚心地学习世界一切先进的东西，中国文化就会和外部世界产生交流，汉语和外语就一定会相互产生接触、碰撞，并且互相吸收，共同发展。

今天顺应中国加入 WTO 的形势，全中国的青年人都在努力地学习英语，那么可以预见，随着全民英语水平的提高，将来英语的借词，不管在词汇数量上，使用范围上，还是在使用频度上还会不断提高。

2、语言生活的多元是社会生活多元的表征之一

汉语普通话能够广泛地吸收港台词语的合理部分以及方言词语的有用的成分,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从单元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

普通话是是中国政府的官方语言,从语言学上说,它代表着一个高层次的语言。国家不仅需要一种共同语,更需要一种标准语。因为标准语是一个民族的语言“中心”,而这个中心对于其它区域性语言或者不同质的语言有着典范和示范的作用。但是共同语和标准语对于非标准语和非主流语并不是排斥和否定的。事实证明,普通话在其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过程中一直吸收那些非标准语和非主流语的合理部分或者有用的成分,借以充实和发展自己。

过去的二十多年,社会发展已经使得中国的社会显得多元起来。北方和南方,东部和西部,大陆和港台,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光彩。而这些不同的特点和各自的色彩,都通过各自的语言从各个方面表现了出来,亦已影响着和推动着共同语的发展。在现在的普通话里我们不难找到不少反映不同地域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态的语言成分,这充分说明普通话作为高层语言与相对低一级的区域性语言以及地方性语言之间的互动和互利关系,因此语言生活的多元化就充分反映出了社会生活的多元化。

3、语言水平的提高是社会文化水平提高的表征之一

就汉语词汇的移用角度来看,汉语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曾经有过两次比较大的高潮。其主要的移用领域一是军事领域,例如:“战线、战役、战斗、部署、会战、迎战、指挥、尖兵、决战、奋战、突击、进军、突击队、攻坚战、打头阵、排头兵、军令状”等;二是政治领域。例如:“糖弹、动向、红心、唱反调、大道理、再教育、大团结”等,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曾经有过的军事化和政治化的倾向。

但在过往二十年间,词汇移用已经变为主要是移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词语。可见,改革开放的直接结果是科技和经济的大发展和全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极大提高。只有科技和经济方面持续的突飞猛进再配合教育和文化的大普及才会使得整个社会移用科技层面词语和经济层面词语成为一种风气。

这种可以称之为全社会的“科学术语通用化”的变化,显示了中国现代语言生活的不断高层次化;反过来,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鲜明地显示出全体国民以及全社会文化整体水平的提高,充分展现出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及文明程度。

4、语言生活的宽松和包容是社会文化丰富化的表征之一

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汉语一直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汉化”³¹外来词语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在以往三次大规模的借用外来词语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外来词语不断被“汉化”的过程。这种“汉化”包括“汉字化”和“表义化”两方面。历史上佛经的翻译以及印度语借词的中文文化,英语借词的从音译词向意译词的转变,都体现了汉语一贯强大的同化能力和意欲。

³¹ 即外来词语的汉语化。如“麦克风”改为“话筒”,“镭射”改为“激光”,“德律风”改为“电话”等等。

然而这二十多年来固有的“汉化”传统呈现出某些弱化的势头或者说出现了“非汉化”的趋向。从音译词的不断增多，从字母词和夹音夹义词的广泛使用，我们不难看到汉语对外来语、外来文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宽松和包容。人们开始认同一种西方语言和它们的文化，并认同世界各种语言和文化之间有着一种共存、共用和共荣的关系。这无疑不仅是世界性文化认同的意识和行为，也是一种“地球村”主义的意识和行为。

中华文化和汉语是东方文明的代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语言生活方面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块土地上出现了原有文明乐意吸收外来文明的趋向以及展现了一种宽松、包容、平和的心态。这种趋向和心态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日益丰富化、现代化。

4. 小结

二十多年是一个非常短的历史时期，但改革开放却使汉语随着中国社会的演进出现了很多变化，尤其是汉语的词汇方面，其变化速度之快，变化幅度之大都实属罕见。所以对语言研究者和语言工作者而言，过去的二十多年是非常宝贵的研究的时段，而多元、多变的语言的事实给我们创造了不少宝贵的研究机会和课题，值得我们去注意，去把握。

对新词、新语、新义研究以及对旧词语的“借用”和“移用”的研究都会极大地促进汉语词汇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繁荣。

参考文献：

- 1、《社会语言学》 陈 原著，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北京
- 2、《汉语词汇和文化》 常敬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北京
- 3、《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 汤志祥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上海
- 4、《实用字母词词典》 沈孟璿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2月，上海
- 5、《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 林伦伦等著，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广州
- 6、《汉语外来词词典》 刘正琰等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上海
- 7、《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4月，北京
- 8、《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5月，北京